



續古文苑卷第十一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序上

孫子算經序

孫子曰夫算者天地之經緯羣生之元用五常之本末陰陽之父母星辰之建號三光之表裏五行之準平四時之終始萬物之祖宗六藝之綱紀稽羣倫之聚散考二氣之升降推寒暑之迭運步遠近之殊同觀天精微之兆基察地理從橫之長短采神祇之所極成敗之符驗窮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立規矩方圓謹法度約尺上立權衡平重輕剖毫釐析

黍歷億載而不朽施入極而無疆散之不可勝究斂之盈掌握嚮之者富有餘背之者貧且窶心開者幼而即吾意閉者皓首而難精夫欲學之者必務量能揆已志在所專如是則焉有不成者哉

孟子篇敘

漢趙岐

孟子篇敘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孟子以為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為上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首篇也仁義根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之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荅以曾西之所羞也政莫美於反古之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為世子始有從善思禮之心也奉禮之

謂明明莫甚於離婁。故次以離婁之明也。明者當明其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孝道之本在於情性。故次以告子論情性也。情性在內而主於心。故次以盡心也。盡己之心與天道同道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也。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紀。璿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九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案當舊誤作常今改。故取其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一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文章多少擬大數。不必適等。猶詩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

也。有大小分章賦。篇篇起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論四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所法也。所以左明六藝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制拂邪之隱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洋洋浩浩。具存乎斯文矣。

淮南子敘

漢高誘

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為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為築舍於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

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肖。白辟陽侯亦不强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爲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爲黃屋左纁。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縉。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

續苑十一

衡山王。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山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辯達。善屬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祕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壽夭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竒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具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

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覩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凌遲。於是朝輔事畢之閒。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捐。借八卷刺之。會捐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

續苑一

表望遠。及因木望山之術。皆端旁互見。無有超邈若斯之類。然則蒼等爲術。猶未足以博盡羣數也。徽尋九數有重差之名。原其指趣。乃所以施於此也。凡望極高。測絕深。而兼知其遠者。必用重差。句股則必以重差爲率。故曰重差也。立兩表於洛陽之城。令高八尺。南北各蓋平地。同日度其正中之時。以景差爲法。表高乘表閒爲實。實如法而一。所得加表高。即日去地也。以南表之景乘表閒爲實。實如法而一。即爲從南表至南戴日下也。以南戴日下及日去地爲句股爲之求弦。即日去人也。以徑寸之筩南望日。日滿筩空。則定筩之長短。以爲股率。以筩徑爲句率。日去人

多近語也。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
算術之根源，探賾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
其所見，爲之作注，事類相推，各有攸歸，故枝條雖分，
而同本幹者，知發其一端而已。又所析理以辭，解體
用圖，庶亦約而能周，通而不贖，覽之者思過半矣。且
算在六藝，古者以賓興賢能，教習國子，雖曰九數，其
能窮纖入微，探測無方。至於以法相傳，亦猶規矩度
量，可得而共，非特難爲也。當今好之者寡，故世雖多
通才達學，而未必能綜於此耳。周官大司徒職，夏至
日，中立八尺之表，其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說云南
戴日下萬五千里，夫云爾者，以術推之。按九章立四

表望遠，及因木望山之術，皆端旁互見，無有超邈若
斯之類。然則蒼等爲術，猶未足以博盡羣數也。徽尋
九數有重差之名，原其指趣，乃所以施於此也。凡望
極高，測絕深，而兼知其遠者，必用重差。句股則必以
重差爲率，故曰重差也。立兩表於洛陽之城，令高八
尺，南北各盡平地，同日度其正中之時，以景差爲法，
表高乘表間爲實，實如法而一，所得加表高，即日去
地也。以南表之景乘表間爲實，實如法而一，即爲從
南表至南戴日下也。以南戴日下及日去地爲句股
爲之求弦，即日去人也。以徑寸之筭南望日，日滿筭
空，則定筭之長短，以爲股率，以筭徑爲句率，日去人

之數爲大股。大股之句，即日徑也。雖天圓穹之象，猶曰可度。又況泰山之高，與江海之廣哉。微以爲今之史籍，且畧舉天地之物，考論厥數，載之於志，以闡世術之美，輒造重差，并爲注解，以究古人之意。綴於句股之下，度高者重表，測深者累矩，孤離者三望，離而又旁求者四望，觸類而長之，則雖幽遐詭伏，靡所不入。博物君子，詳而覽焉。

元壽賜名序

晉何禎

新婦荀氏所生女，以歲在丁丑四月五日，日始出時，生此月斗建巳，其日又巳，其時加卯中，巳卯皆東南，春夏天地動發萬物，茲之生，令月吉日善時也。又於

續苑十一

五

易卦震位在卯，巽位在巳，震爲長男，巽爲長女，而此女孫正用茲日斯時，始瞻日月，豈伊先祖之靈實臨祐之。元髮素顏，婦人之上姿也。壽考無疆，生民之至願也。故賜名元壽焉。案隋書經籍志晉金紫光祿大夫何禎集一卷北堂書鈔五十九引虞預晉書何禎傳云禎字元幹然則禎當作禎也

金谷詩敘

晉石崇

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去城十里，有田十頃，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羊二百口，雞豬鶯鴨之屬，莫不畢備。去城十里有田十頃，羊二百口。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

雞豬鶯鴨共十六字，據御覽一百十九引補足。

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永不，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案容止篇注又引石崇金谷詩十人皆有爵里名氏，敘曰王詡字季允，琅邪人，蓋三品藻篇不曾備引也。

臨河敘

晉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

續苑十一

七

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大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此文唐人所傳石罍小異，無篇末十字，而莫字作暮，禊字作稷，暢字作暢，皆俗書。晉代所未有，疑唐時刻本漫漶重書之誤。

祖道賦序

晉嵇含

祖之在於俗尚矣。自天子至庶人，莫不咸用。有漢卜

日丙午。魏氏擇其丁未。至於大晉。則祖孟月之酉日。各因其行運。三代固不同。雖其奉祖。莫識祖之所由興也。說文祈請道神謂之祖。有事於道者。吉凶皆名。衆衆已上藝文類聚五引在社門蓋彼誤也。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亦引嵇含祖賦。君子行役。則列之於中路。喪者將遷。則稱名於階庭。或云百葉遠祖。名皆凋滅。墳塋不復存其銘表。遊魂不得託於廟祧。智者故以歲初良辰。肇建華蓋。揮揚綵旗。將欲招靈爽於今夕。庶衆祖之來憑。蓋有兩端。俯歎壯觀。乃述而賦之。

七錄序

梁阮孝緒

日月貞明。匪光景不能垂照。蒿華載育。非風雲無以

續苑十一

懸感。大聖挺生。應期命世。所以匡濟風俗。矯正彝倫。非夫丘素墳典。詩書禮樂。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蕩蕩之化也哉。故洪荒道喪。帝昊興其文畫。結繩義隱。皇頡肇其文字。自斯以往。公襲異宜。功成治定。各有方冊。正宗既殄。樂崩禮壞。先聖之法。有若綴旒。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夫有志以爲古文。猶好也。故自衛反魯。始立素王。於是刪詩書。定禮樂。列五始於春秋。興十翼於易道。夫子既亡。微言殆絕。七十並喪。大義遂乖。逮於戰國。殊俗異政。百家競起。九流互作。羸政嫉之。故有坑焚之禍。至漢惠四年。始除挾書之律。其後外有太常太史。

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至孝成之世。頗有亡逸。乃使謁者陳農求

遺書於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及子俊、歆等

案俊當作俊

籍。每一篇已。輒錄而奏之。會向亡喪。帝使歆嗣其前

書向本傳云。長子俊。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不讎。校篇云。曾受詔校書。阮此言疑出別錄。七畧也。

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篇。奏其七畧。及後漢蘭臺。猶爲書部。又於東觀及仁壽閣。撰集新記。校書郎班固傳毅。並典祕籍。固乃因七畧之辭。爲漢書藝文志。其後有著述者。袁山松亦錄在其書。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爲朱紫有別。晉領

續苑十一

九

祕書監荀勗。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爲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惠懷之亂。其書畧盡。江左草創。十不一存。後雖鳩集。淆亂已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刪正。因荀勗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沒畧衆篇之名。總以甲乙爲次。自時厥後。世相祖述。宋祕書監謝靈運。丞王儉。齊祕書丞王亮。監謝朓等。並有新進。更撰目錄。宋祕書殷淳。撰大四部目。儉又依別錄之體。撰爲七志。其中朝遺書。收集稍廣。然所亡者。猶大半焉。齊末兵火。延及祕閣。有梁之初。缺亡甚衆。爰命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別藏衆書。使學士劉孝標等。重加校進。乃分數術之文。更爲

一部使奉朝請祖暉撰其名錄其尚書閣內別藏經史雜書華林園又集釋氏經論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踰於當今者也孝緒少愛墳籍長而弗倦卧病閑居傍無塵雜晨光纔啓緗囊已散宵漏旣分綠裘方掩猶不能窮究流畧探盡祕奧每披錄內省多有缺然其遺文隱記頗好搜集凡自宋齊已來王公縉紳之館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見若聞校之官目多所遺漏遂總集衆家更爲新錄其方內經史至於術伎合爲五錄謂之內篇方外佛道各爲一錄謂之外篇凡爲錄有七故名七錄昔司馬子長記數千年事先哲愍其勤雖復稱爲良史猶有

續苑十一

摺拾之責况總括羣書四萬餘卷皆討論研覈標判宗旨才愧疎通學慚博達靡班嗣之賜書微黃香之東觀儻欲尋檢內寡卷軸如有疑滯傍無沃啓其爲紕繆不亦多乎將恐後之罪予者豈不在於斯錄如有刊正請俟君子昔劉向校書輒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衆錄謂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爲七畧其一篇即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畧爲名次六藝畧次諸子畧次詩賦畧次兵書畧次數術畧次方伎畧次王儉七志改六藝爲經典次諸子次詩賦爲文翰次兵書爲軍書次數術爲陰陽次方伎爲術藝以向歆雖

云七畧實有六條。故別立圖譜一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條七畧。及二漢藝文志中經簿所闕之書。并方外之經佛經道經各爲一錄。雖繼七志之後。而不在其數。今所撰七錄。斟酌王劉。王以六藝之稱。不足標榜經目。改爲經典。今則從之。故序經典錄爲內篇第一。劉王並以衆史合於春秋。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衆家記傳。倍於經典。猶從此志。實爲繁蕪。且七畧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既多。所以別爲一畧。今依擬斯例。分出衆史。序記傳錄爲內篇第二。諸子之稱。劉王並同。又劉有兵書畧。王以兵字淺薄。軍言深廣。故改兵爲軍。竊謂古有兵革兵

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則武事之總名也。所以還改軍從兵。兵書既少。不足別錄。今附於子末。總以子兵爲稱。故序子兵錄爲內篇第三。王以詩賦之名。不兼餘制。故改爲文翰。竊以頃世文詞。總謂之集。變翰爲集。於名尤顯。故序文集錄爲內篇第四。王以數術之稱。有繁雜之嫌。故改爲陰陽。方伎之言。事無典據。又改爲藝術。竊以陰陽偏有所繫。不如數術之該通。術藝則濫六藝與數術。不逮方伎之要顯。故還依劉氏各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旣入仙道。醫經經方。不足別創。故合術伎之稱。以名一錄。爲內篇第五。王氏圖譜一志。劉畧所無。劉數術中雖有歷譜。而與今譜有異。竊

以圖畫之篇宜從所圖爲部故隨其名題各附本錄譜既注記之類宜與史體相參故載於記傳之末自斯已上皆內篇也釋氏之教實被中土講說諷味方軌孔籍王氏雖載於篇而不在志限即理求事未是所安故序佛法錄爲外篇第一仙道之書由來尚矣劉氏神仙陳於方伎之末王氏道經書於七志之外今合序仙道錄爲外篇第二王則先道而後佛今則先佛而後道蓋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淺深也凡內外兩篇合爲七錄天下之遺書祕記庶幾窮於是矣有梁普通四年歲維單闕仲春十有七日於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書通人平原劉杳從余遊因說其事杳有志積久未獲操筆聞余已先著鞭欣然會意凡所抄集盡以相與廣其聞見實有力焉斯亦康成之於傳釋盡歸子慎之書也

古今書最

七畧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

五百七十二家亡三十一家存

漢書藝文志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

三千三百六十九卷

五百五十二家亡四十四家存

袁山松後漢藝文志書

案此下當有脫文

八十七家亡。

晉中經簿四部書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萬九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經書簿少二卷不詳所載多少

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七百六十六部存

晉元帝書目四部三百五表三千一十四卷

晉義熙四年祕閣四部目錄條此下當脫此文

宋元嘉八年祕閣四部目錄一千五百六十四表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五十五表四百三十八卷佛經

宋元徽元年祕閣四部書目錄二千二十表一

續苑十一

萬五千七十四卷

齊永明元年祕閣四部目錄五千新足合二千三百三十二表一萬八千一十卷

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錄合二千九百六十八表二萬三千一百六卷

祕書丞殷鈞撰祕閣四部書少於文德書故不錄其數也

新集七錄內外篇圖書凡五十五部六千二百八十八種八千五百四十七表四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卷

六千七十八種八千二百八十四表四萬三

千六百二十四卷。經書二百三種。二百六十
三表。八百七十九卷。圖符。

內篇五錄。四十六部。三千四百五十三種。五千
四百九十三表。三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卷。

三千三百一十八種。五千三百六表。三萬七
千一百八卷。經書一百三十五種。一百八十
七表。七百七十五卷。圖也。

外篇二錄。九部。二千八百三十五種。三千五十
四表。六千五百三十八卷。

二千七百五十九種。五千九百七十八表。六
千四百三十四卷。經書七十六種。七十八表。

續苑十一

一百卷。符圖。

七錄目錄。

經典錄內篇一。

易部。六十四種。案六十舊作本誤合九十六帙
二字為一也今改正九十六帙
五百九十卷。

尚書部。二十七種。二十八帙。一百九十卷。

詩部。五十二種。六十一帙。三百九十八卷。

禮部。一百四十種。二百一十一帙。一千五百七
十卷。

十卷。

樂部。五種。五帙。二十五卷。

春秋部。一百一十一種。一百三十九帙。一千一

百五十三卷

論語部五十一種五十二帙四百一十六卷

孝經部五十九種五十九帙一百四十四卷

小學部七十二種七十二帙三百一十三卷

右九部五百九十一種七百一十帙四千七百

一十卷

記傳錄內篇二

國史部二百一十六種五百九帙四千五百九

十六卷

注歷部五十九種一百六十七帙一千二百二

十一卷

續苑十一

十一

舊事部八十七種一百二十七帙一千三十八

卷

職官部八十一種一百四帙八百一卷

儀典部八十種二百五十二帙二千二百五十

六卷

法制部四十七種九十五帙八百八十六卷

偽史部二十六種二十七帙一百六十一卷

雜傳部二百四十一種二百八十九帙一千四

百四十六卷

鬼神部二十九種三十四帙二百五卷

土地部七十三種一百七十一帙八百六十九

卷

譜狀部四十二種四百二十三帙一千六十四

卷

簿錄部三十六種六十二帙三百三十八卷

右十二部一千二十種二千二百四十八帙一

萬四千八百八十八卷

子兵錄內篇三

儒部六十六種七十五帙六百四十卷

道部六十九種七十六帙四百三十一卷

陰陽部一種一帙一卷

法部十三種十五帙一百一十八卷

續苑十一

名部九種九帙二十三卷

墨部四種四帙一十九卷

縱橫部二種二帙五卷

雜部五十七種二百九十七帙二千三百三十

八卷

農部一種一帙三卷

小說部十種十二帙六十三卷

兵部五十八種六十一帙二百四十五卷

右一十一部二百九十種五百五十三帙三千

八百九十四卷

文集錄內篇四

楚辭部五種五帙二十七卷

別集部七百六十八種八百五十八帙六千四

百九十七卷

總集部十六種六十四帙六百四十九卷

雜文部二百七十三種四百五十一帙三千五

百八十七卷

右四部一千四十二種一千三百七十五帙一

萬七百五十五卷

術伎錄內篇五

天文部四十九種六十七帙五百二十八卷

緯讖部三十二種四十七帙二百五十四卷

續苑十一

歷筭部五十種五十帙二百一十九卷

五行部八十四種九十三帙六百一十五卷

卜筮部五十種六十帙三百九十卷

雜占部十七種十七帙四十五卷

刑法部四十七種六十一帙三百七卷

醫經部八種八帙五十卷

經方部一百四十種一百八十帙一千二百五

十九卷

雜藝部十五種十八帙六十六卷

右十部五百五種六百六帙三千七百三十六

卷案已上內篇每錄總數多與每部下數不合外篇之仙道錄亦然皆宏明集傳寫之

誤也今無以知爲孰
是仍其舊而錄之

佛法錄三卷外篇一

戒律部七十一種八十八帙三百二十九卷
禪定部一百四種一百八帙一百七十六卷
智慧部二千七十七種二千一百九十帙三千
六百七十七卷

疑似部四十六種四十六帙六十卷

論記部一百一十二種一百六十四帙一千一
百五十八卷

右五部二千四百一十種二千五百九十六帙
五千四百卷

續苑十一

仙道錄外篇二

經戒部二百九十種三百一十八帙八百二十
八卷

服餌部四十八種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種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圖部七十種七十六帙一百三卷

右四部四百二十五種四百五十九帙一千一
百三十八卷

文字集畧一帙三卷序錄一卷

正史刪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序錄一卷

高隱傳一帙十卷序例一卷

古今世代錄一帙七卷

序錄二帙一十一卷

雜文一帙十卷

聲緯一帙一卷

右七種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一卷

案此數亦不合說見前

阮孝緒撰不足編諸前錄而載於此

注補續漢書八志序

梁劉昭

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十志夫人經緯帝政紘維區分源奧開廓著述創藏山之祕寶肇刊石之遐貫誠有繁於春秋亦自敏於改作至乎永平執簡東觀紀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

續苑十一

十九

舊記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煥自蔡邕大宏鳴條實多紹宣協妙元卓律歷以詳承洽伯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駢冠章車服贍列於是應譙續其業董巴襲其軌司馬續書總為八志律歷之篇仍乎洪邕所構車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藉據前修以濟一家者也王教之要國典之源粲然畧備可得而知矣既接繼班書通其流貫體裁淵深雖難踰等序致膚約有傷懸越後之名史弗能罷意叔駿之書是謂十典矜緩殺青竟亦不成二子不業

案平舊誤平今改二子司馬彪華嶠也平業八志十典也俱稱麗富華轍亂亡典

則借泯雅言邃義於是俱絕沈松因循尤鮮功創時改見句非更搜求加藝文以矯前棄書流品採自近

錄

案書舊錯在流下今正流品與藝文偶句當指謝表書之百官志也

初平永嘉圖籍

焚喪塵消煙滅焉識其限借南晉之新虛爲東漢之故實是以學者亦無取焉范曄後漢良史誠跨衆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國史鴻曠須寄勤閑天才富博猶俟改具若草昧厥始無相憑據窮其身世少能已畢遷有承考之言固深資父之力太初以前班用馬史十志所因實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二十載續志昭表以助其間成父述者夫何易哉况曄思雜風塵心撓成毀弗克負就豈以茲乎夫辭潤婉贍可得起改

覈求見事必應寫襲故序例所論備精與奪及語八志頗褒其美雖出拔前羣歸相沿也又尋本書當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爲名則同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歷郡國必依往式曄遺書自序應徧作諸志前漢有者悉欲備製卷中發論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曾臺雲構所闕過乎榱桷爲山霞高不終踰乎一壘鬱絕斯作吁可痛哉徒懷纘緝理慚鉤遠迺借舊志注以補之狹見寡陋匪同博遠及其所值微得論列分爲三十卷以合范史求於齊工孰曰文類比茲闕恨庶賢乎已昔褚先生補子長之削少馬氏接孟堅之不畢相成之義古有之矣引彼先

志又何猜焉。而歲代逾邈，立言湮散，義存廣求，一隅未覲，兼鍾律之妙，素捐校讎，參歷算之微，有慚證辨。星候祕阻，圖緯藏嚴，是須甄明，每用疑畧。時或有見，頗邀旁遇，非覽正部，事乖詳密。今行禁止，案行上舊刪謂禁止，衍令字今圖緯也。此書外絕，其有疏漏，諒不足誚。

高僧傳序

梁釋慧皎

原夫至道沖漠，假蹄筌而後彰，元致幽凝，藉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辯忠烈孝慈，以定名教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彼虛沖，或體任榮枯，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在近益，斯蓋漸染之方，未與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為

續苑十一

廿

訓也。考業果之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之高妙，則貫絕百靈。若夫啓十地以辯慧宗，顯二諦以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樞極之致，餘方亦猶羣流之歸巨壑，衆星之拱北辰，懋哉邈矣。信難得以言尚。至迺教滿三千，形遍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為大利益。而以淨穢異聞，昇墜殊見，故秋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洪風既扇，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力拯物。自漢之梁，紀歷彌遠，世踐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發，羣英間出，迭有其人。衆家記錄，敘載各異。沙門法濟

偏敘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廼通撰論傳。而辭事闕畧。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宋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珍冥祥記。彭城劉俊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敘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疎闕。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既三寶共敘。辭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爲蕪昧。瑯琊王中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中書郗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季。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及餘行。逮於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讚之下。過相揄揚。或敘事之中。空引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嘗以暇日。遇覽羣作。輒搜檢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僞。地理雜篇。孤文片記。并博諮故老。廣訪先達。校其有無。取其同異。始於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

德業大爲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勲。或踰越沙險。汎漾洪波。皆忘形殉道。委命宏法。震旦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彊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宏讚毗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吝革心。歌誦法言。則幽顯含慶。樹興福善。則遺像可傳。凡此八科。並以軌迹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効四依。功在三業。故爲羣經之所稱美。衆聖之所褒述。及夫計覈源流。商榷取舍。皆列諸讚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

異恒體。始標大意。類猶前序。未辯時人。事同後議。若閒施前後。如謂煩雜。故揔布一科之末。通稱爲論。其轉讀宣唱。原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功。故齊宋雜記。咸條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製用超絕。及有一介通感。迺編之傳末。如或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敘。皆散在衆記。今止刪聚一處。故述而無作。俾夫披覽於一本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讚。或德不及稱者。一皆省畧。故述六代賢異。止爲十三卷。并序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

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其閒草創或有遺逸今此十四卷備讚論者意以爲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四庫書未錄梁高僧傳故此序不傳

虎丘山序

陳顧野王

夫少室作鎮以峻極而標奇太華神掌以削成而稱貴若茲山者高不概雲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異棘林秀壁數尋被杜蘭與苔蘚椿枝十仞挂藤葛與縣蘿曲澗潺湲修篁蔭蔭路若絕而復通石將頽而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若乃九功六義之興依永和聲之製志由心作情以詞宣形言諧於韶夏成文暢於鐘律由來尚矣未有登高能賦而韜斐麗之章入谷忘歸而忽鏗鏘之節故惣轡齊鑣競雕蟲於山水雲合霧集爭歌頌於林泉於時風清邃谷景麗修巒蘭佩堪紉胡繩可索林花翻灑作颺颺於蘭臯山禽轉響時弄聲於喬木班草班荆坐蟠石之上濯纓濯足就滄波之水傾縹瓷而酌旨酒翦綠葉而賦新詩肅爾若與三徑齊蹤踴然似共九成借韻盛矣哉聊述時事寄之翰墨

侍中沈府君集序

陳劉師知

陳亢有云趨庭學詩又聞君子毛萇亦曰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言其善觀民風則與圖王政若沈恭子者斯乃當世賢焉至如敦厚之詞足以吟詠情性身之

文也。貞固之節，可以宣被股肱，邦之光也。然此者，君
之小道，猶曰餘行，何則？德之所本，教之所由，實乃孝
篤天倫，義感殊類，有美於斯，鬱為高士，則余與夫子
故所謂世親者歟。亦所謂友益者歟。疇昔一面，竭來
二紀，自揔角而接清塵，蒙長者之嘉酬，屯險驟更，歡
娛中阻，班超既反，盛憲猶存，春秋美景，朝遊夕宴，酒
酣得意，賦詩聯章，顧余不肖，齒義懸絕，降德忘年，交
情彌至，增榮廣價，知己難忘，南浦之送，未淹北邙之
辭，仍及於時，屬有烽燧，方勤帷屨，遂使褐裘莫計，寶
劍無追，痛此生芻同，茲宿草九原，方遠，百身寧贖，若
乃帳懸秋月，一鴈孤飛，花落春風，數鷺爭弄，伯牙之

續苑十一

廿夕

絃寂寥，長絕山陽之管，惆悵徒聞，夫盛烈清徽，便傳
乎帝載，遺文餘論，被在乎民，謠者斯所以沒而猶彰，
死且不朽，今乃撰西還所著文章，名為後集。案隋書
經籍志

塞上公亭詩序

後魏高允

延和三年，余赴京師，發石門，北行失道路，寓宿代之
快馬亭，其俗云：古塞上公所遺之邑也。曰公有良馬，
案此下因以命之。此其所遺也。負長城，面南山，臯澤
有缺文帶其側，涌波灌其前，傳駢策以流目，抱遺風以依然。
仰德音於在昔，遂揮毫以寄言。代人云：塞上公姓李，
代之李氏，並其後也。

水經注序

後魏酈道元

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於北方。而爲物之先也。元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萬物無所不潤。及其氣流。屈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宇者。神莫與並矣。是以達者莫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志其所錄。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畧。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傍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蹟者。極聆川域之說。而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津照。蹤髮髯前聞。不能不猶深屏營也。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

續苑十一

廿五

識絕深經。道淪要博。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觀隅反三之慧。獨學無聞。古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問遠。故亦難矣。然毫管闕天。歷筭時昭。飲河酌海。從性斯畢。竊以多暇。空傾歲月。輒述水經。布廣前文。大傳曰。大川相閒。小川相屬。東歸於海。脈其支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經有繆誤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但繇古茫昧。華戎代襲。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川渠隱顯。書圖自貿。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絕而生通稱。枉渚交竒。洄湍決復。躔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通。尚或

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辨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陳
輿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本經。附其
枝要者。庶備忘誤之衿。求其尋省之易。

五行大義序

隋蕭吉

夫五行者。蓋造化之根源。人倫之資始。萬品稟其變
易。百靈因其感通。本乎陰陽。散乎精像。周竟天地。布
極幽明。子午卯酉。爲經緯。八風六律。爲綱紀。故天有
五度。以垂象。地有五材。以資用。人有五常。以表德。萬
有森羅。以五爲度。過其五者。數則變焉。實資五氣。均
和四序。孕育百品。陶鑄萬物。善則五德順行。三靈炳
曜。惡則九功不革。六沴互興。原始要終。靡究萌兆。是

續苑十一

廿七

以聖人體於未肇。故設言以筌象。立象以顯事。事既
懸有。可以象知。象則有滋。滋故生數。數則可紀。象則
可形。可形可紀。故其理可假而知。可假而知。則龜筮
是也。龜則爲象。故以日爲五行之元。筮則爲數。故以
辰爲五行之主。若夫參辰伏見。日月盈虧。雷動虹出。
雲行雨施。此天之象也。二十八舍。內外諸官。七曜三
光。星分歲次。此天之數也。山川水陸。高下平汙。嶽鎮
河通。風迴露蒸。此地之象也。八極四海。三江五湖。九
州百郡。千里萬頃。此地之數也。禮以節事。樂以和心。
爵表章旗。刑用革善。此人之象也。百官以治。萬人以
立。四教修文。七德闔武。此人之數也。因夫象數。故識

五行之始末。藉斯龜筮。乃辨陰陽之吉凶。是以事假象知。物從數立。吉每尋閱墳索。研窮經典。自羲農以來。迄於周漢。莫不以五行爲政治之本。以著龜爲善惡之先。所以傳云。天生五材。廢一不可。尚書曰。商王受命。案當是今商王受之錯誤狎侮五常。珍棄三政。故知得之者

昌。失之者滅。昔中原喪亂。晉氏南遷。根本之書不足。枝條之學斯盛。虛談巧筆。競功於一時。碩學經邦。棄之於萬古。末代踵習。風軌遂成。雖復占候之術尚行。皆從左道之說。卜筮之法恒在。爰象之理莫分。月令靡依。時制必爽。失之毫髮。千里必差。水旱興而不辨。其由妖祥作而莫知其趣。非因形像罕徵窮者。觀其謬惑。歎其學人。皆信其末而忘本。並舉其粗而漏細。古人有云。登山始見天高。臨壑方覺地厚。不聞先聖之道。無以知學者之大。況乃五行幽邃。安可斐然。今故博採經緯。搜窮簡牒。畧談大義。凡二十四段。別而分之。合四十段。二十四者。節數之氣。總四十者。五行之成數。始自釋名。終於蟲鳥。凡配五行。皆在茲義。庶幾使斯道不墜。知其始焉。若能治心靜志。研其微者。豈直怡神養性。保德全身。亦可弼諧庶政。利安萬有。斯故至人之所達也。昔人感物制經。吉今因事述義。異時而作。共軌殊途。嘆味道之不齊。求利物之一致。倚焉來哲。補其闕焉。上儀同三司。城陽郡開國公蕭

吉撰

續古文苑卷第十一

續苑十一

廿九



續古文苑卷第十一

吉撰

續古文苑卷第十二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序下

千金翼方敘

唐孫思邈

原夫神醫祕術至蹟參於道樞寶餌凝靈宏功浹於
真眇是知關籥元牝駐歷之效已深轡策天機全生
之德爲大稽炎農於紀錄資太乙而反營魂鏡軒后
於遺編事岐伯而宣藥力故能嘗味之績鬱騰天壤
診體之教播在神寰斯道由是濫觴時義肇基於此
亦有志其大者高密問紫文之術先其遠者伯陽流
玉冊之經擬斯壽於乾坤豈伊難老儔厥齡於龜鶴

續苑十二

詎可蠲疴茲乃大道之真以持身抑斯之謂也若其
業濟含靈命懸茲手則有越人徹視於腑臟秦和洞
達於膏肓仲景候色而驗眉元化剗腸而滯胃斯皆
方軌疊跡思韞入神之妙極變探幽精超絕代之巧
晉宋方技既其無繼齊梁醫術曾何足云若夫醫道
之爲言實惟意也固以神存心手之際意析毫芒之
裏當其情之所得口不能言數之所在言不能諭然
則三部九候乃經絡之樞機氣少神餘亦鍼刺之鈞
軸況乎良醫則貴察聲色神工則深究萌芽心考錙
銖安假懸衡之驗敏同機駭曾無挂髮之淹非天下
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是故先王鏤之於玉板往聖

藏之以金匱。豈不以營壘至道。括囊貞頤者歟。予幼
智蔑聞。老成無已。才非公幹。夙嬰沈疾。德異士安。早
纏疴瘵。所以志學之歲。馳百金而徇經方。耄及之年。
竟三餘而勤藥餌。酌華公之錄帙。異術同窺。採葛生
之玉函。竒方畢綜。每以爲生者兩儀之大德。人者五
行之秀氣。氣化則人育。伊人稟氣而存。德合則生成。
是生由德而立。旣知生不再於我。人處物爲靈。可幸
蘊靈心闕。願我性源者。由檢抑神祕。幽求今古。撰方
一部。號曰千金。可以濟物攝生。可以窮微盡性。猶恐
岱山臨目。必昧秋毫之端。雷霆在耳。或遺玉石之響。
所以更撰方翼三十卷。共成一家之學。譬輓軌之相

續苑十二

濟運轉無涯。等羽翼之交飛。搏搖不測。矧夫易道深
矣。孔宣繫十翼之辭。元文奧矣。陸績增元翼之說。或
泐斯義。述此方名。以貽厥子孫。永爲家訓。雖未能譬
言中庶。比潤上池。亦足以慕遠測深。稽門叩鍵者哉。
倘經目於君子。庶知予之所志焉。序見本書因四庫
故載

秦府十八學士駕真圖序

武德四年。太宗皇帝爲太尉尚書。令雍州牧左右衛
大將軍。新命爲天策上將軍。位在三公上。乃銳意經
籍。怡神藝學。開學館以待四方之士。乃降教曰。昔楚
國尊賢存道。先於申穆。梁園接士。比德至於鄒枚。咸

以著範前修。垂光後烈。顧惟菲薄。多謝古人。高山仰止。能亡景慕。於是芳蘭始被。深冠蓋之游。丹桂初叢。廣旄俊之士。旣而場苗蓋寡。空留皎皎之姿。喬木徒遷。終愧嚶嚶之友。所冀通人正訓。匡其闕如。側席亡倦。於齊庭。開筵有慚於燕館。屬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元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察。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元道。天策倉曹李守素。秦王記室虞世南。參軍蔡允恭。顏相時。著作郎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典籤蘇勗等。或背淮而致千里。或通趙以欣三見。咸能垂裾邸第。委質藩維。或

續苑十二

宏禮度而成典則。暢詞學而洽風雅。優游幕府。是用嘉焉。宜可以守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及薛收卒。徵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入館。尋選庫直閣。立本圖形貌。具題名字爵里。仍教文學。褚亮爲之像贊。勒成一卷。號十八學士。並給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於閣。每軍國務靜。參謁歸休。即引見論討墳典。商畧前載。考其得失。或夜分而寢。又降以溫顏。禮數甚厚。由是天下歸心。竒傑之士。咸思自効。於時預入館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洲云。

羣書治要序

唐魏徵

竊惟載籍之興。其來尚矣。左史右史。記事記言。皆所

以昭德塞違。勸善懲惡。故作而可紀。薰風揚乎百代。動而不法。焜戒垂乎千祀。是以歷觀前聖。撫運膺期。莫不懷乎御朽。自強不息。乾乾夕惕。義在茲乎。近古皇王。時有撰述。並皆包括天地。牢籠羣有。競採浮艷之詞。爭馳迂誕之說。騁末學之博聞。飾雕蟲之小技。流宕忘反。殊塗同致。雖辯周萬物。愈失司契之源。術總百端。字垂得一之旨。皇上以天縱之多才。運生知之獻思。性與道合。動妙幾神。元德潛通。化前王之所未字化。損己利物。行列聖之所不能行。翰海龍庭之野。並爲郡國。扶桑若木之域。咸襲纓冕。天地成乎外。內禔福。猶且爲而不恃。雖休勿休。俯協堯舜。式遵稽古。不察貌乎止水。將取鑒乎哲人。以爲六籍紛綸。百家踳駁。窮理盡性。則勞而少功。周覽汎觀。則博而寡要。故爰命臣等。採摭羣書。翦截淫放。光昭訓典。聖思所存。務乎政術。綴敘大畧。咸發神衷。雅致鉤深。規摹宏遠。網羅治體。事非一目。若乃欽明之后。屈己以救時。無道之君。樂身以亡國。或臨難而知懼。在危而獲安。或得志而驕。居業成以致敗者。莫不備其得失。以著爲君之難。其委質策名。立功樹惠。貞心直道。忘軀殉國。身殞百年之中。聲馳千載之外。或大奸巨猾。轉日迴天。社鼠城狐。反白仰黑。忠良由其放逐。邦國因以危亡者。咸亦述其終始。以顯爲臣不易。其立德立

言作訓垂範爲綱爲紀經天緯地金聲玉振騰實飛英雅論徽猷嘉言美事可以宏獎名教崇太平之基者固亦片善不遺將以丕顯皇極至於母儀嬪則懿后良妃參徽猷於十亂著深誠於辭輦或傾城慈婦亡國艷妻候晨雞以先鳴待舉烽而後笑者時有所存以備勸戒爰自六經訖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凡爲五帙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爲名但皇覽遍畧隨方類聚名目互顯首尾淆亂文義斷絕尋究爲難今之所撰異乎先作總立新名各全舊體欲令見本知末原始要終並棄彼春華採茲秋實一書之內牙角無遺一事之中羽毛咸盡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引而申之觸類而長蓋亦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庶宏茲九德簡而易從觀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業開蕩蕩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並天地之貞觀日用日新之德將金鏡以長懸其目錄次第編之如左祕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續苑十二

九

玉歷通政經序

唐李淳風

夫天道昭然畧無差忒思測不至占乃無驗苟能窮神知化視象玩占何所不驗歟立占之法本非襲休徵以塞咎故世治國安指象爲災爲君所戒以保邦於未危世變國亂推象探意筮數究機以處身於無

禍乃安中間危凶中間吉之謂也。通政經數陳占條列例衆論非無指歸。蓋以天象垂變察乎時政與上象意相符者爲陳則占無不驗也。又豈特拘指豈云虛言爲一時之應歟。故明列二十八舍列星三垣天地所主之事所司之分陳其休咎以五緯二曜變犯入守五相加臨以取專應故不書往者之占亦同爲比類矣。

辨正論序

唐陳子良

蓋聞宣尼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陽出關二篇之義爰著或鉤深繫象或探曠希夷名言之所不宣陰陽之所不測猶能彌綸天地包括鬼神道無洽於大千

續苑十二

五

言未超於域內況乎法身圓寂妙出有無至理疑元迹泯真俗體絕三相累盡七生無心即心非色爲色無心即心故能心斯心矣無色爲色故能色斯色矣。藤蛇於是併空形名所以俱寂筌蹄之外豈可言乎。若夫西伯拘美遂顯精微子長蠶室卒成先志故易曰古之作易者其有憂乎論之興焉良有以矣法師俗姓陳氏漢太丘長仲弓之後也遠祖宦遊播遷江左近因江寓又處襄州隨世入關從師請業玉移荆岫皎潔之性彌彰桂徙幽林芬芳之風更遠法師應真人之祥稟黃裳之吉內該三藏外綜九流既善緣情尤工體物篇章婉麗理致適華郁郁閒縉錦之文

飄飄竦陵雲之氣。班賈金玉。未可同年。潘陸江海。寧堪方駕。至如莊生墨生之學。黃子老子之書。三清三洞之文。九府九仙之籙。登真隱決之祕。靈寶度命之儀。吞若曾中。說猶指掌。加以舊習中觀。少蘊法華。既有聞持。比專著述。運思之外。汲引無疲。辨中觀則龍樹可期。談自然則老莊非遠。於是四方雜沓。如歸長者之園。七貴紛綸。若赴華陰之市。固以學侔安遠。才邁肇生。實開士之棟梁。法城之墻塹者也。乃有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並作庸文。誘毀正法。在俗人士。或生邪信。法師愍其盲瞽。恐入泥黎。爰發大悲。遂製斯論。可謂鼓茲法海。振彼詞峯。碧雞之銳。競馳黃馬之

續苑十二

七

駿爭驚。莫不葉墜柯摧。雲銷霧捲。狀鴻爐之焚織羽。猶炎景之鑠輕冰。負勝之儔。於斯可見。暫歸慈定。已破魔軍。聊奮慧力。即降愚賊。佛日於是重暉。法雲由其廣被。然法師所作詩賦。啓頌碑誄。章表。大乘教法。及破邪論等。三十餘卷。在世久傳。然此論凡八卷。十二篇。二百餘紙。窮釋老之教源。極品藻之名理。修述多年。仍未流布。昔秦孝公聽說帝而寐。聞談霸而興。陽春和寡。深可悲歎。但法師所述。內外兼該。恐好事後生。致有未喻。弟子潁川陳子良。近伸頂禮。從而問津。爛然溢目。若明月之入懷。寂乎應機。譬寶珠之矚物。既悟四衢之幻。便息百城之遊。於是啓所未聞。聊

爲注解庶將來同好幸詳其致焉東宮學士陳子良撰

大唐西域記序

唐張說

若夫玉毫流照甘露灑於大千金鏡揚輝薰風被於有截故知示現三界粵稱天下之尊光宅四表式標域中之大是以慧日淪影像化之跡東歸帝猷宏闡大章之步西極有慈恩道場三藏法師諱元奘俗姓陳氏其先潁川人也帝軒提象控華渚而開源大舜賓門基歷山而聳構三恪照於姬載六奇光於漢祀書奏而承朗月遊道而聚德星縱壑駢鱗培風齊翼世濟之美鬱爲景胄法師藉慶誕生含和降德結根

續苑十二

深而菴茂道源浚而靈長竒開之歲霞軒月舉聚沙之年蘭薰桂馥洎乎成立藝殫墳素九臯載響五府交辟以夫早悟真假夙照慈悲鏡真筌而延佇顧生涯而永息而朱紱紫纓誠有界之微網寶車丹枕實出世之津途由是攢落塵滓言歸閑曠令兄長捷法師釋門之棟幹者也擅龍象於身世挺鷲鷲於當年朝野挹其風猷中外羨其聲彩旣而情深友愛道睦天倫法師服勤請益分陰靡棄業光上首擢秀檀林德契中庸騰芬蘭室抗策平道包九部而吞夢鼓柶元津府四韋而小魯自茲徧遊談肆載移涼燠功旣成矣能亦畢矣至於泰初日月燭耀靈臺子雲聳悅

發揮神府。於是金文斲啓，佇秋駕而雲趨，玉柄纒撫，披霧市而波屬。若會斲輪之旨，猶知拜瑟之微。以瀉瓶之多聞，泛虛舟而獨遠。廼於輾轅之地，先摧銜腹之誇。并絡之鄉，遽表浮杯之異。遠邇宗挹，爲之語曰：昔聞荀氏八龍，今見陳門雙驥。汝穎多奇士，誠哉此言。法師自幼迄長，遊心元理，名流先達，部執交馳，趨末忘本，撫華損實。遂有南北異學，是非紛糾，永言於此。良用憮然，或恐傳譯踳駁，未能筌究，欲窮香象之文，將罄龍宮之自，以絕倫之德，屬會昌之期。杖錫拂衣，第如遐境。於是背元灞而延望，指葱山而矯迹。川陸繇長，備嘗艱險，陋博望之非遠，嗤法顯之爲局。遊

續苑十二

九

踐之處，畢究方言，鑄求幽蹟，妙窮津會。於是詞發雌黃，飛英天竺，文傳貝葉，聿歸振旦。太宗文皇帝，金輪纂御，寶位居尊，載佇風徽，召見青蒲之上，廼睠通識。前膝黃屋之閒，手詔綢繆，中使繼路，俯摛睿思，乃製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言。今上昔在春闈，裁述聖記，凡五百七十九言。啓元妙之津，書揄揚之旨，蓋非道映雞林，譽光鷲嶽，豈能緬降神藻，以旌時秀。奉詔翻譯梵本，凡六百五十七部，具覽遐方異俗，絕壤殊風，土著之宜，人備之序，正朔所暨，聲教所覃，著大唐西域記，勒成一十二卷，編錄典奧，綜覈明審，立言不朽。其在茲焉。此文明刻及聚珍板張燕公集俱不載從釋藏西域記錄出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序

唐王隱容

若夫雞渾起一龍聖開三飛義畫而踰繩泛軒文而越契端宸肅辰題尊玉宇之中班屣影裾光佐瘡遠之右洪猷僅於禮樂秀業止於仁義亦有棲月籠霞之雋乘黿控鯉之英室慾螽姿茹丹茵於秘洞休糧蛻影吸青露於神丘終驚迅節之期徒侈浮歡之會豈若能仁撫運梵典開宗撰妙輪而曾擊傲寶騎而高引無生之生究生生於至蹟不滅之滅窮滅滅於幽源大千通智炬之輝盡億曳法蚤之響繁置弛網邁三呪於湯年苦浪堙洪軼四乘於夏序浸羣方而演澤濟悠劫而凝勳襲其儀者便屈紫皇之敬入其

續苑十二

十一

道者乃標黔首之尊爲愛習之良資作塵勞之依止洎乎星潁禡照日夢飛光東徒休屠之像西漸罽賓之化高人響係敷妙說於琅函茂德肩隨暢真詞於貝牒列辟以之崇奉絲代以之欽尚故符秦肅念紆翠輦而同嬉劉漢虔誠下緇輿而致禮惟有牛圖晚運慧景暖而還明龍緒衰辰德水凝而復渙我大唐澄飛日海撲燎霞崑延喜流禎照華獻吉財成紫宙葳蕤改粒之勳大庇蒼黎茵藹遷裳之業皇帝乘雷震極鑠雷離宮驅九駁以曾馳駕八驥而橫厲希風岨岫啓鶴苑於神畿仰化連河構蜂臺於勝壤數攝誘之徽範敦愛敬之洪謨而以控國必俟於忠莊家

實資於孝。爰命僧尼之輩。將申跪拜之儀。則裕凝懷。諄通規於會府。因心在念。捨輿頌於英寮。雖囂議相攻。各言其志。而宸襟歷選。遂率於常。特懷顧復之恩。仍致昇堂之拜。棕上人。冲宇淹穆。秀器韶雅。迴韻道通。峻調閑綽。身城浪謚。飛寶仞以衝天。意樹紛披。聳珍翹而拂漢。既洽九儒之要。還探二藏之微。緇徒擅其姱節。素侶挹其徽望。固以偶迹乘杯。侔聲飛錫者矣。將恐迷生曲學。近識孤聞。以過俗之權。爲會真之實。叩鳳閣而莫遂。叫鸞掖而無從。爰興護念之心。載啓發揮之作。粵自晉氏。迄於聖代。凡其議拜事。並集而錄之。總合三篇。分成六卷。爲之贊論。格以通途。繕

續苑十二

十

旨含鏘。雕文振彩。信所以激昂幽致。刷盪冥津者也。隱容業寡才疎。名蕪槩淺。坐煙郊而晦迹。泊風戶以棲神。徒以早尚花編。深崇葉篆。欣茲盛事。綴而序之。秋蟻輕光。匪助奔羲之曜。春蛙陋響。寧裨大樂之音。聊以宣情。詎云摘藻。與我同志。幸無誚焉。

唐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唐陳九言

夫上天垂象。北極著於文昌。先王建邦。南宮列爲會府。六官旣辯。四方是則。大總其綱。小持其要。禮樂刑政。於是乎達。而王道備矣。聖上至德光被。睿謀廣運。提大象以祐生人。躬無爲以風天下。三台溥曜。百辟承寧。動必有成。舉無遺策。年和俗厚。千載一時。而猶

搜擇茂異。網羅俊逸。野罄蘭芳。林殫松秀。盡在於周
行矣。夫尚書郎廿四司。凡六十一人。上應星緯。中比
神仙。咸擅國華。以成臺妙。修詞制天。一之議。伏奏爲
朝廷之容。信杞梓之藪澤。衣冠之領袖。頃朝榮初拜。
或省美中遷。昇降年名。各書廳壁。訛誤多矣。總載闕
如。非所以傳故實。示不朽者矣。今諸公六聯同事。三
署並時。排金門。躡華轂。鸞蹕鳳跂。肩隨武接。而不因
僉謀。補其闕典。其於義也。無乃太簡乎。左司郎中楊
公慎餘。於是合清論。創新規。徵追琢之良工。伐荆藍
之美石。刊刻爲記。建於都省之南榮。斷自開元廿九
年。咸刻名於次。且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遺。非貴自

續苑十二

十一

我蓋取隨時。班位以序。昭其度也。豐約從宜。昭其儉
也。俾夫金石長固。英華靡絕。不編班固之年。自然成
表。未讀馬卿之賦。已辯同時。不其偉歟。開元廿九年
歲次辛巳十月戊寅朔二日己卯建。朝散大夫行右
司員外郎陳九言撰。吳都張旭書。

懷素自敘

懷素家長沙。幼而事佛。經禪之暇。頗好筆翰。然恨未
能遠覩前人之竒迹。所見甚淺。遂擔笈杖錫。西遊上
國。謁見當代名公。錯綜其事。遺編絕簡。往往遇之。豁
然心胷。畧無疑滯。魚牋絹素。多所塵點。士大夫不以
爲怪焉。顏刑部書家者流。精極筆法。水鏡之辨。許在

末行。又以尚書司勳郎盧象。小宗伯張正言。曾爲歌詩。故敘之曰。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槩通疎。性靈歡暢。精心草聖。積有歲時。江嶺之閒。其名大著。故吏部侍郎韋公陟。覩其筆力。勗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謂賞其不羈。引以遊處。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贊之。動盈卷軸。夫草藁之作。起於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羲獻茲降。虞陸相承。口訣手授。以至於吳郡張旭。長史雖姿性顛逸。超絕古今。而模楷精法。詳特爲真正。真卿早歲常接遊居。屢蒙激昂。教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以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橫不羣。迅疾駭人。

續苑十二

十一

若還舊觀。向使師得親承善誘。亟挹規模。則入室之賓。捨子奚適。嗟歎不足。聊書此以冠諸篇首。其後繼作不絕。溢乎箱篋。其述形似。則有張禮部云。奔蛇走虺。勢入座。驟雨旋風。聲滿堂。盧員外云。初疑輕煙淡古松。又似山開萬仞峯。王永州。邕曰。寒猿飲水撼枯藤。壯士拔山伸勁鐵。朱處士。達云。筆下唯看激電流。字成只畏盤龍去。敘機格。則有李御史丹云。昔張旭之作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懷素之爲也。余實謂之狂僧。以狂繼顛。誰曰不可。張公又云。稽山賀老粗知名。吳郡張顛曾不易。許御史。瓌云。志在新奇無定則。古瘦灘纏半無墨。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却書書不得。

戴御史叔倫云。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怪狀。翻合宜。人人欲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語疾速。則有竇。御史冀云。粉壁長廊。數十間。興來小豁。胸中氣。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戴公又云。馳豪驟墨。列奔駟。滿座失聲。看不及。目愚劣。則有從父司勳員外郎吳興錢起詩云。遠錫無前信。孤雲寄太虛。狂來輕世界。醉裏得真如。皆辭旨激切。理識元奧。固非虛薄之所敢當。徒抱愧畏耳。時大曆丁巳冬十月廿又八日。墨池編所載此文多不同。今不具論。

意林序

唐戴叔倫

三聖相師。大易光著。天地之功立矣。經傳之功生焉。

續苑十二

十一

輔成一德。謂之六學。漢收秦業。其道方興。置講習訓授之官。明君臣父子之體。雖禮樂文缺。亦足以新忠孝仁義之大綱。至如曾孔荀孟之述。其蓋數百千家。皆發揮隱微。羽翼風教。祖儒尊道。持法正名。縱橫立權。變通其要。崇儉而有別。即農而得序。傍行而不流。小說去泥。而篇簡繁夥。罕備於士大夫之家。有梁穎川庾仲容。畧其要會。為子書抄三十卷。將以廣搜採。異而立言之本。或不求全。大理評事扶風馬總。元會家有子史。幼而集錄。探其旨趣。意必有歸。遂增損。庾書詳擇前體。裁成三軸。目曰意林。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補比事之闕。下以佐屬文之緒。有疏通廣博。潔

淨符信之要，無僻放拘刻，讖蔽邪盪之患。君子曰：以少爲貴者，其是之謂乎？余元會之執友，故序而記之。貞元二年五月廿一日也。撫州刺史戴叔倫序。

岑嘉州集序

唐杜確

自古文體變易多矣。梁簡文帝及庾肩吾之屬，始爲輕浮綺靡之詞，名曰宮體。自後沿襲，務於妖艷，謂之摘錦布繡焉。其有敦尚風格，頗存規正者，不復爲當時所重。諷諫比興，由是廢缺，物極則變，理之常也。聖唐受命，斲雕爲樸，開元之際，王綱復舉，淺薄之風，滋焉漸革。其時作者，凡十數輩，頗能以雅參麗，以古雜今，彬彬然，燦燦然，近建安之遺範矣。南陽岑公聲稱

續苑十二

十五

老著公諱參，代爲本州冠族。曾太公文本，大父長倩，伯父義，皆以學術德望官至台輔。早歲孤貧，能自砥礪，徧覽史籍，尤工綴文，屬辭尚清，用意尚切，其有所得，多入佳境。迴拔孤秀，出於常情。每一篇絕筆，則人傳寫，雖閭里士庶，戎夷蠻貊，莫不諷誦吟習焉。時議擬公於吳均、何遜，亦可謂精當矣。天寶三載，進士高第，解褐右內率府兵曹參軍，轉右威衛錄事參軍。又遷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安西節度判官，入爲右補闕，頻上封章，指述權佞，改爲起居郎，尋出虢州長史，又改太子中允，兼殿中侍御史，充關西節度判官。聖上潛龍藩邸，總戎陝服，參佐僚史，皆一時之選。

由是委公以書奏之任。入爲祠部考功二員外郎。轉
虞部庫部二正郎。又出爲嘉州刺史。副元帥相國杜
公鴻漸表公職方郎中兼侍御史。列於幕府。無幾使
罷。寓居於蜀。時四川節度因亂受職。本非朝旨。其部
統之內文武衣冠附會阿諛以求自結。皆曰中原多
故。劍外小康。可以庇躬。無假向闕。公乃著招蜀客歸
一篇。申明逆順之理。折挫邪佞之計。有識者感歎。奸
謀者慚沮。播德澤於梁益。暢皇風於邛夔。旋軫有日。
犯軼俟時。吉往凶歸。嗚呼不祿。歲月逾邁。殆三十年。
嗣子佐公復纂前緒。亦以文采登名翰場。有公遺文
貯之筐篋。以確接通家餘烈。忝同聲後輩。受命編次。

續苑十二

十九

因令繕錄。區分類聚。勒成八卷。儻後之詞人有所觀
覽。亦由聆廣樂者。識清商之韻。遊名山者。仰翠微之
色。足以瑩徹心府。發揮高致焉。京兆杜確序。文見善
本岑嘉

州集各選家未載所述岑參官
位甚詳足補史家未備故錄之

蜀縣州越王樓詩序

唐樊宗師

絲之城。帝獨撒掖。明威瀾石。硝馳涪瀨。左陵凌紅。穢
簪天地。送行癸壬。且掬跼踖於西北。蟠紅顏青。越王
正故爲樓。重軒疊飛。門窻蒙傘。蹇蹇子始登。謂日明
昏曉。可窺其背。雷電合風雲。遇霜辛露酸。星辰介行
鬼神變化。草木顯繡髻。銜蓑艾。皆可察極。旣縈視其
江帶。又極視其土岡。斷暴遠近。山嶮嶮若。閱之束皇

天原開見荆山。我其黃河澗。然為曲直。淚雨落不可掩。因口其心曰。無害若其自果。星星過歸。尚悲不能解。重為詩以釋。益不可顧。謂郡中諸君。能無有意。綴以華艷。其念蓄云。

南溪詩序

唐李渤

桂水過離山。右滙陽江。又里餘。得南溪口。溪左屏列崖巘。鬪麗爭高。其孕翠曳煙。邈迤如畫。右連幽墅。園田雞犬。疑非人閒。沂流數百步。至元巖。巖下有污壤沮洳。因導為新泉。山有二洞。九室。西南曰白龍洞。橫透異維。蛻骨如玉。西北曰元巖洞。曲通坎嶠。晴眺離水。元巖之上曰丹室。白龍之右曰夕室。巽維北梯嶮

續苑十二

十七

至仙窟。仙窟北又有石室。參差呀豁。延景宿雲。其洞室並乳溜凝化。詭勢竒狀。仰而察之。如傘如輦。如纛如櫛。支撐如蓮。蔓藻井。左睨右瞰。似簾似幃。似松偃竹。裊似海蕩雲驚。其玉池元井。嵐窻颺戶。迴還交錯。迷不可紀。從夕室。梁溪嚮郭。四里而近。去松衢二百步。而遙。余獲之自賀。若獲荆璆與蛇珠焉。亦疑夫大舜遊此。而忘歸矣。遂命發潛敞深。墜危宅勝。既翼之以亭榭。又韻之以松竹。似讌方丈。如昇瑤臺。麗如也。暢如也。以溪在郡南。因目為南溪。兼賦詩十韻以志之。

寶曆

二年三月七日序。成紀縣子李渤。

追昔遊集序

唐李

紳

追昔遊蓋歎逝感時發於悽恨而作也。或長句。或五言。或雜言。或歌。或樂府。齊梁不一其辭。乃由牽思所屬耳。起梁漢。歸諫署。并翰苑。承恩遇。歌帝京風物。遭讒邪。播歷荆楚。涉湘沅。踰嶺嶠。止荒陬。抵高要。移九江。守滁陽。轉壽春。改賓客。留洛陽。廉會稽。過梅里。遭讒者。再賓客。爲分務。歸東周。擢川守。鎮大梁。詞有所懷。興生於怨。故或隱顯。不嘗其言。冀知者於異時而已。開成戊午歲秋八月序。

贈鞏疇詩序

唐鄭薰

九華處士鞏疇。擅元言之要。通易老。其於淨名僧肇尤精達。余在句溪時。重其能。車幣而致之。及到官舍。

續苑十二

十一

再說易。一說老氏。將兒姪輩。執卷列坐而傳之。老氏畢業。而寇難作。與鞏各散去。不知其何如。存耶。亡耶。

余旣休居洛師。鎖扉獨靜。已卯冬十一月半。案已卯蓋宣宗

大中十三年也雪中。有客扣柴門。樵童視之。走復曰。鞏處士

遽下榻開關。執手話艱苦。鞏背笠筴草履。杖靈壽。下

笠且哈笑曰。聞公恬養澹逸。不屑於榮悴。故以元來

助成之。并榻解筴。散四書。即易老淨肇也。明日講肇

論。階前多偃松高桂。冰凍墮落。有琴瑟金石聲。理致

明妙。神骨超爽。自謂一時之遇。日與故人爲徒。又意

此樂之難借也。遂成二十韻贈之。

松陵集序

唐皮日休

詩有六義其一曰比。比者定物之情狀也。則必謂之才。才之備者。於聖爲六藝。在賢爲聲詩。噫。春秋之後。頌聲亡。寢降及漢氏。詩道荐作。然二雅之風。委而不興矣。在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之作。三言者曰振振鷺。鷺于飛是也。五言者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是也。六言者曰我姑酌彼金壘是也。七言者曰交交黃鳥止于桑是也。九言者曰洄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蓋古詩率以四言爲本。而漢氏方以五言。七言爲之也。其句亦出於周詩。五言者。李陵曰攜手上河梁是也。七言者。漢武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是也。爾後盛於建安。建安以降。江左君臣。得以浮

續苑十二

十九

艷之。然詩之六義微矣。逮及吾唐開元之世。易其體爲律焉。始切於儷偶。拘於聲勢。然詩云。覲憫旣多。受侮不少。其對也工矣。堯典曰。聲依永。律和聲。其爲律也甚矣。由漢及唐。詩之道盡矣。吾又不知千祀之後。詩之道止於斯而已耶。後有變而作者。余不得以知之。夫才之備者。猶天地之氣乎。氣者止乎一也。分而爲四時。其爲春。則煦枯發枿。如有如護。百蘗融洽。酣人肌骨。其爲夏。則赫曦朝升。天地如窑。草焦木渴。若燎毛髮。其爲秋。則涼颼高警。若露天骨。景爽夕清。神不蔽形。其爲冬。則霜陳一捷。萬物皆瘁。雲沮日慘。若憚天責。夫如是。豈拘於一哉。亦變之而已。人之有才

者不變則已。苟變之，豈異於是乎？故才之用也。廣之爲滄溟，細之爲溝竇，高之爲山嶽，碎之爲瓦礫，美之爲西子，惡之爲敦洽，壯之爲武賁，弱之爲處女，大則八荒之外不可窮，小則一毫之末不可見。苟其才如是，復能善用之，則庖丁之牛，扁之輪，郢之斤，不足謂其神解也。噫！古之士窮達必形於歌詠，苟欲見乎志，非文不能宣也。於是爲其詞，詞之作固不能獨善，必須人以成之。昔周公爲詩以貽成王，吉甫作誦以贈申伯，詩之酬贈，其來尚矣。後每爲詩，必多以斯爲事。咸通七年，今兵部令狐員外在淮南，今中書舍人宏農公守毘陵，日休皆以詞獲幸，悉蒙以所製命之和。

續苑十二

十一

各盈編軸，亦有名其首者。十年，大司諫清河公出牧於吳，日休爲郡從事，居一月，有進士陸龜蒙字魯望者，以其業見造，凡數編，其才之變，真天地之氣也。近代稱溫飛卿、李義山爲之最，俾陸生參之，未知其孰爲之後先也。太元曰：稽其門，闢其戶，眼其鍵，然後乃應。況其不者乎？余遂以詞誘之，果復之不移刻。由是風雨晦冥，蓬蒿翳蒼，未嘗不以其應而爲事。苟其詞之來，食則輟之，而自飫寢，則聞之而必驚。凡一年爲往體各九十三首，今體各一百九十三首，雜體各三十八首，聯句問答十有八篇在其外，合之凡六百五十八首。南陽廣文潤卿隴西侍御德師或旅泊之際。

善其所爲。皆以詞致師。詞之不多。去之速也。大司諫清河公有作。或命之和。亦著焉。其餘則吳中名士。又得三十首。除詩外。有序十九首。總錄之。得十通。載詩六百八十五首。漢書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也。余之與生。道義志氣窮達是非。莫不見於。是。士君子或爲之覽。賢不肖可不別乎哉。噫。古之將有交綏而退者。今生之於余。豈是耶。生既編其詞。請於余曰。爾有文當爲我序。詩道兼十通以名之。日休曰。諾。由是爲之序。松江吳之望也。別名曰松陵。請目之曰松陵集。前進士皮日休撰。

續苑十二

廿

校定焦贛易林序

宋黃伯思

承議郎行秘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讎中焦延壽易林。定著十六篇。篇中或字誤以快爲決。以羊爲年。如此者衆。校讎已定。又若喜或爲嘉。鶴或爲鵠。義可兩存。皆並著。可繕寫。焦延壽者。字贛。梁人。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學成爲郡吏。察舉補小黃令。以候伺先知盜。盜不得發。舉最當遷。吏民上書願留。詔許增秩。卒於小黃。其說長於災變。以授京房。又著易林十六篇。其法每卦變而之六十四。爲林凡三千八百世。臣謂延壽之法。凡筮得某卦之某卦。則觀其所之卦林。以占吉凶。或卦爻不發。則但觀本

卦林詞。初未嘗分四時節候。至於漢書京房傳。所謂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者。蓋文主一日。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餘四卦爲監司。此法但以風雨寒溫爲候。而占穴變耳。若房封事。所謂辛酉太陽精明。丙戌蒙氣復起之類。孟康注之甚詳。此自延壽占穴祥之一法。非關易筮也。後世昧者弗晤。乃合二術而一之。而於直日卦中求所得卦。以考人之吉凶。謬託燕薊士之祕法。豈不誤甚歟。蓋直日之法。分至外餘日。惟一爻用事。而易林變卦。則非止一爻也。乃知林自林。直日穴祥之法。自直日穴祥之法。二者雖皆本於易。同出於焦贛。而初未嘗一其用也。又本朝有王佖者。

續苑十二

廿

於雍熙二年春。遇異人。爲筮得觀之賁。其林有西去華山游子爲患之語。乃贛易觀中賁林也。若以直日之法用之。觀及賁乃白露之卦。非春所宜用。不當於觀中求之。然其後事應甚著。異人之占。固不應誤。是知直日之說。非可用於筮占也。章章矣。後之觀者。不可以不辯。延壽所著。雖卜筮之書。出於陰陽家流。然當西漢中葉。去三代未遠。文辭澹雅。頗有可觀覽。謹弟錄上。

校定師春書序

宋黃伯思

承議郎行祕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讎中師春五篇。以相校除復重。定著三篇。篇中或誤以夢爲曹。以

放爲依。如此類者衆。頗擲。皆已定。可繕寫。案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冢。得古竹書凡七十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一弓。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觀中祕所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純集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并律呂謚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繇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之全也。然預記汲冢它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彖繫。又有紀年。記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

續苑十二

廿三

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繇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然臣近考辨祕閣古寶器有宋公緜餗鼎。稽之此書。繇乃宋景公名。與鼎銘合。而太史公記及它書。皆弗同。繇是知此書尚多古事。可備考證。固不可廢云。謹弟錄上。

輿地紀勝序

宋王象之

世之言地理者尚矣。郡縣有志。九域有志。寰宇有記。輿地有記。或圖兩界之山河。或紀歷代之疆域。其書

不爲不多。然不過辨古今，析同異，攷山川之形勢，稽南北之離合，資遊談而誇辯博，則有之矣。至若收拾山川之精華，以借助於筆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使騷人才士，於一寓目之頃，而山川俱若効竒於左右，則未見其書。此紀勝之編，所以不得不作也。余少侍先君宦遊四方，江淮荆閩靡國不到，獨恨未能執簡操牘，以紀其勝。及仲兄行甫西至錦城，而叔兄中甫北趨武興，南渡渝瀘，歸來道梁益事，皆袞袞可聽。然求西州圖記於篋中，藏未能一二。雖口以傳授，而猶恐異時無所據依也。余因暇日，搜括天下地理之書，及諸郡圖經，參訂會粹，每郡自爲一編，以郡之因革

見之編首，而諸邑次之，郡之風俗又次之，其他如山川之英華，人物之竒傑，吏治之循良，方言之異聞，故老之傳記，與夫詩章文翰之關於風土者，皆附見焉。東南十六路，則倣范蔚宗郡國志條例，以在所爲首，而西北諸郡，亦次第編集。第書品浩繁，非一家所有，隨假隨閱，故編次之序，未能盡歸律度。然而一郡名物，亦庶幾開卷而盡得之，則回視諸書，似未爲贅也。或者又曰：昔太史公方行天下，上會稽，探禹穴，歷覽山川竒傑之氣，以爲著書立言之助。先儒至欲効子長之遊，而後始學其爲文。今子乃合天下之書，不出戶牖，而欲名山大川，若躬履焉。於子長之遊，未免有

戾乎。余因自笑曰：昔子長因遊而得作書之趣，余乃因書而得山川之趣。其迹雖不同，然亦未可盡以迹拘也。當從識者而問之。嘉定辛巳孟夏，東陽王象之

謹序。

此書四庫未錄，故載其序。

漢制考序

宋王應麟

漢制載於史者，先儒攷之詳矣。其見他書者，未之攷也。嘗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三代損益，至周大備。夫子從周，與從先進之言，所謂百世可知者，其法著於春秋。東遷之初，先王典章，槩有存者。義和桓鬯之賚，王命猶重也。司徒緇衣之美，王官猶賢也。祭仲論京不度，過制之城，猶未衆也。無駭卒，始請族，世官之

續苑十二

廿九

敝猶未遠也。泰山有祊，則巡守之蹟猶可復也。九宗五正有後，則封建之制猶可尋也。師服之言建國，臧僖伯之諫觀魚，則據經守古之士猶多也。春秋何爲而作乎？宰咺歸賵，天衷民彝，大泯亂，春秋所以始歟。於獻六羽，於稅畝，皆曰初。於丘甲，於三軍，皆曰作。於南門於雉門，及兩觀，皆曰新作。夫子蓋傷之也。秦作西時，臚於郊祀，魯惠公請郊禘，史角實往，而祀禮始僭矣。其後齊作內政，而兵制變。晉作爰田，而田制變。晉作執秩，而官制變。鄭鑄刑書，而刑制變。大夫奏肆夏，季氏旅泰山。晉不知穀烝，魯不知尚羔禮，幾亡矣。然名卿大夫講聞故實，三代文獻藹如也。納鼎有諫。

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里革斷罟之規。御孫別男女之贄。管仲辭上卿之饗。柳下季之述祀典。單襄公之述夏令秩官。魏絳之述夏訓。虞箴。鄭子能言紀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觀射父之陳祭祀。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猷訓。粲然可睹。齊虞人之守官。魯宗人之守禮。懍懍秋霜。夏日之嚴。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地之經。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又皆識其大者。統紀相承。淵原相續。得夏時坤乾。見易象魯春秋。而知三代之禮。所以扶持於未墜者。豈一人之力哉。戰國去籍之餘。孟子言井地曰大畧。言班爵祿曰聞其畧。言諸侯喪禮曰未學而嘗聞。若其宏綱丕式。因畧而致詳。推舊而爲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春秋大復古。譏變古。井牧變而阡陌。畿服變而郡縣。車乘變而步騎。什一變而箕歛。佩玉變而帶劔。筮席變而杯案。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古其不可復乎。是意唯太史公知之。於夏殷紀。舉孔子正夏時。善殷輅。卓然見損益之要。指於高帝紀。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纁。蓋歎其襲秦也。漢之止於爲漢。自高帝之襲秦始。雖然。兩漢之制文中。子奚取焉。吁。三代遠矣。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猶近於書之典誥也。郎衛執戟之用儒生。猶近於王宮之士庶子也。司徒府有百官朝會殿。以決大事。猶

近於外朝之詢衆也。牧守有子孫，郡國有辟舉，庶幾建侯之舊，丞相進見，御坐爲起，在輿爲下，庶幾敬臣之意。三老掌教化，孝悌力田置常員，鄉遂之流風遺韻亦閒見焉。是之取爾。君子尚論古之人，以爲漢去古未遠，諸儒佔畢訓故之學，雖未盡識三代舊典，而以漢制證遺經，猶幸有傳注在也。冕服車旗彝器之類，多以叔孫通禮器制度爲據，其所臆度，無以名之，則謂若今某物。及唐儒爲疏義，又謂去漢久遠，唯漢法亦不可攷。蓋自西晉板蕩之後，見聞放失，習俗流敗，漢世之名物稱謂，知者鮮焉。况帝王制作之法象，意義乎。此漢制之僅存於傳注者，不可忽不之攷也。

續苑十二

廿五

愚少嘗有聞老弗敢墜，因紬次爲編，以俟後之君子。自流遡原三代之禮，庶乎其可識矣。辛巳夏五子王子序。

金石錄後序

宋李易安

右金石錄三十卷者何。趙侯德父所著書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鍾鼎彝鬲盤匱尊敦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凡見於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譌謬，去取褒貶，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足以訂史氏之失者，皆載之。可謂多矣。嗚呼！自王播元載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輿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惑一也。余建中辛巳，始歸趙氏，時先君

作禮部員外郎。丞相時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大學作學生。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二年。出仕宦。便有飯蔬衣練。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將。漸益堆積。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多有亡詩逸史。魯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盡力傳寫。浸覺有味。不能自已。後或見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器。亦復脫衣市易。嘗記崇寧閒。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當時雖貴家子弟。求二十萬錢。豈易得耶。留信宿。計無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後屏居鄉里十

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餘。連守兩郡。竭其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同共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爲率。故能紙札精緻。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收書旣成。歸來堂起書庫。大幘簿甲乙置書冊。如要講讀。即請鑰上簿。關出卷帙。或少損污。必懲責楷完塗改。不復向時之坦夷也。是欲求適意。而反取膠慄。余性不耐。始謀食去重肉。衣去

重采首無明珠翡翠之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遇書史百家字不刊闕。本不譌謬者。輒市之。儲作副本。自來家傳。周易左氏傳。故兩家者流。文字最備。於是几案羅列枕藉。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至靖康丙午歲。侯守淄川。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爲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喪南來。旣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艫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鎖書冊什物。用屋十餘閒。期明年春。再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謂十餘屋者。已皆爲煨燼矣。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復。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罷。具舟上蕪湖。入姑孰。將卜居贛水上。夏五月。至池陽。被旨知湖州。過闕上殿。遂駐家池陽。獨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負擔捨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望舟中告別。余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戟手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去輜重。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也。遂馳馬去塗中。奔馳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瘧。七月末。書報卧病。余驚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瘧。或熱必

服寒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
大服茈胡黃芩藥瘧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倉皇
不忍問後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筆作詩絕筆而
終殊無分香賣履之意葬畢余無所之朝廷已分遣
六宮又傳江當禁渡時猶有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
卷器皿茵褥可符百客他長物稱是余又大病僅存
喘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壻任兵部侍郎從衛在洪
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人
陷洪州遂盡委棄所謂連艦渡江之書又散爲雲烟
矣獨餘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
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彝十數事南唐

續苑十二

卅

寫本書數篋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內者歸然獨存上
江旣不可往又虜勢叵測有弟述任勅局刪定官遂
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睦又棄衣被走黃巖
顧舟入海奔行朝時駐蹕章安從御舟海道之温又
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紹興辛亥春三
月復赴越壬子又赴杭先侯疾亟時有張飛卿學士
攜玉壺過視侯便攜去其實珉也不知何人傳道遂
妄言有頒金之語或傳亦有密論列者余大惶怖不
敢言亦不敢遂已盡將家中所有銅器等物欲赴外
廷投進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寫本書寄
剡後官軍收叛卒取去聞盡入故李將軍家所爲歸

然獨存者無慮十去五六矣。惟有書畫研墨可五七
簾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開闔。在會稽卜
居。土民鍾氏舍。忽一夕穴壁負五簾去。余悲慟不得
活。重立賞收贖。後二日鄰人鍾復皓出十八軸求賞。
故知其盜不遠矣。萬計求之。其餘遂牢不可出。今知
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所謂歸然獨存者。乃十去
其七八。所有一二殘零不成部帙書冊。三數種平平
書帖。猶復愛惜如護頭目。何愚也邪。今日忽開此書。
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靜治堂。裝卷初就。芸籤縹
帶。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輒校勘二卷。跋題一
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而

續苑十二

卅

墓木已拱。悲夫。昔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
書畫。揚廣江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
之所著。生死不能忘歟。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
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猶斤斤愛惜。不肯留人
閒耶。何得之艱。而失之易也。嗚呼。余自少陸機作賦
之二年。至過蘧瑗。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之閒。憂患
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
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
亦欲爲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紹興二年。元默歲
壯月朔甲寅。易安室題。

此文舊本刪節。德州盧氏
刊金石錄。依元本增補。

吳越春秋序

元徐天祐

吳越古稱東南僻遠之邦。然當其盛疆，往往抗衡上國。黃池之會，夫差欲尊天子，自去其僭號稱子，以告令諸侯。及越既有吳，句踐大盟四國，以共輔王室。要其志皆歸於尊周，其知所天矣。孔子作春秋，雖小國猶錄而書之，而況以世言，則禹稷之裔，以地言，則會稽具區，其川其浸，周職方氏列爲九州之首，皆足以望天下。故記可闕而不傳乎？吳越春秋，趙曄所著，隋唐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書。二志又云：楊方撰吳越春秋削繁，原注作煇五卷，皇甫遵撰吳越春秋傳，原注隋志十卷，此二書今人罕見。獨曄書行於世，曄傳在儒林中，觀其所作，乃不類漢文。按

續苑十二

卅

邯鄲李氏圖書十志目，亦謂楊方嘗刊削曄所爲書。至皇甫遵遂合二家考正，爲之傳註。又按史記註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隱以爲今無此語者，他如文選註引季子見遺金事，吳地記載闔廬時夷亭事，及水經註嘗載越事數條，類皆援據吳越春秋。今曄本咸無其文，亦無所謂傳註。豈楊方所已刊削，而皇甫所未攷正者耶？曄書最先出，東都時去古未甚遠，曄又山陰人，故綜述視他書所紀二國事爲詳，取節焉可也。其言上稽天時，下測物變，明微推遠，僚若著蔡。至於盛衰成敗之迹，則彼己君臣反覆上下其議論，種蠡諸大夫之謀，迭用則霸子胥之諫，一不聽。

則亡。皆鑿鑿然可以勸戒萬世。豈獨爲是邦二千年
故實哉。晁書越舊嘗鉸梓。歲久不復存。汴梁劉侯來
治。越獎勵學校。蒐遺文。修墜典。乃輟義田廩羨財。重
刻於學。不鄙諛聞。屬以考訂。且命序其左端。夫越人
宜知越之故。則是舉也。於所闕不爲無補。遂不得辭。
厥旣刊。正疑譌。過不自量。復爲之音註。併考其與傳
記同異者。附見於下。而互存之。惜其閒文義。猶有滯
礙。不可訓知。不敢盡用臆見。更定。又無皇甫本可證。
姑從其舊。以俟後之君子考焉。侯名克昌。世大其字
云。郡人前進士徐天祐受之序。此序谷本俱缺據
元大德刊本錄之

